

014909

王士禛志

《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王士禛志

《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

齐鲁书社

二〇〇六年·济南

《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张昭福
顾问 安作璋 孟祥才 吕伟俊 谢祥皓
主任 刘秋增
副主任 孙邦信 张敬忠 马福震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瑞 王伯涛 王建荣 王登林
冯梦令 吕在模 刘娟 刘志荣
刘铭伟 庄虔贵 李广生 李民兴
李延华 李惠东 何茂远 杨文延
杨亦农 张在同 郑成尧 胡岗
胡爱华 赵建峰 夏照林 徐华东

《王士禛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志民	袁世硕		
主任	王树武	徐建祥	初建波	
副主任	张守君	张明	王克海	高连义
	马靖	官晓卫	王小舒	裴世俊
委员	田茂国	蒋寅	刘聿鑫	李毓芙
	石玲	张迅	张源	张兴忠
	王立国	张建宏	杨廷良	周敬才
	李立新	王殿玉	张连海	崔亦伦
	齐胜利	曹云祥	刘凉涛	耿佃东
	孔令涛	牛茂云	李平	伊丕聪
	陈庆爱	王永	陈汝洁	张震
	胡茂林			

《王士禛志》编纂顾问

王志民	袁世硕	官晓卫	王小舒	裴世俊
蒋寅	刘聿鑫	李毓芙	石玲	

《王士禛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志民	袁世硕		
主任	王树武	徐建祥	初建波	
副主任	张守君	张明	王克海	高连义
	马靖	官晓卫	王小舒	裴世俊
委员	田茂国	蒋寅	刘聿鑫	李毓芙
	石玲	张迅	张源	张兴忠
	王立国	张建宏	杨廷良	周敬才
	李立新	王殿玉	张连海	崔亦伦
	齐胜利	曹云祥	刘凉涛	耿佃东
	孔令涛	牛茂云	李平	伊丕聪
	陈庆爱	王永	陈汝洁	张震
	胡茂林			

《王士禛志》编纂顾问

王志民	袁世硕	官晓卫	王小舒	裴世俊
蒋寅	刘聿鑫	李毓芙	石玲	

《王士禛志》编撰人员

主 编	张 明			
副 主 编	王小舒	田茂国	李 平	
撰 稿	王小舒	裴世俊	伊丕聪	陈庆爱
	王 永	陈汝洁		
编 务	张 震	胡茂林	常素玲	
摄 影	王 永	胡茂林		

《王士禛志》总纂人员

总 纂	刘秋增	马福震		
副 总 纂	刘 娟	夏照林		
编 纂	李天程(执行)	刘广先	李 军	
	林秀玲	蒋庆立		

《王士禛志》编撰人员

主 编	张 明			
副 主 编	王小舒	田茂国	李 平	
撰 稿	王小舒	裴世俊	伊丕聪	陈庆爱
	王 永	陈汝洁		
编 务	张 震	胡茂林	常素玲	
摄 影	王 永	胡茂林		

《王士禛志》总纂人员

总 纂	刘秋增	马福震		
副 总 纂	刘 娟	夏照林		
编 纂	李天程(执行)	刘广先	李 军	
	林秀玲	蒋庆立		

编纂说明

一、本志编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真实记述王士禛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及影响。

二、本志采用记、述、图、表、录等形式,力求全面翔实地反映王士禛生平及文学成就。

三、本志上限始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适当追溯王士禛家世,下限为2005年。

四、本志所用资料多采用已出版的学术论著,部分属编纂人员新的研究成果。引文均注明出处。

五、本志纪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从中华民国元年开始,采用公元纪年。

目 录

序	(1)
概述	(1)
第一章 簪纓世家.....	(16)
第一节 家世渊源.....	(16)
第二节 诗书传家.....	(25)
附:新城王氏世系简表	(46)
第二章 生平.....	(47)
第一节 学子生涯.....	(47)
第二节 扬州岁月.....	(59)
第三节 京师宦游.....	(74)
附:王士禛大事年表	(97)
第三章 文学交游	(123)
第一节 交游概述	(123)
第二节 重要诗友	(127)
附:王士禛文学交游表.....	(170)
第四章 文学成就	(194)
第一节 神韵诗	(194)
第二节 衍波词	(207)
第三节 各体散文	(221)
第四节 “谈异”小说	(233)
第五章 神韵论	(247)
第一节 神韵说三部曲	(247)
第二节 神韵论的历史流程	(259)

第三节 神韵说的精神内涵	(277)
第六章 著述与藏书	(289)
第一节 诗、文、词集	(290)
第二节 诗、词论著和选集	(294)
第三节 笔记杂著	(297)
第四节 池北藏书	(301)
第七章 影响与研究	(306)
第一节 生前的“字内圭臬”	(306)
第二节 身后的是非评判	(318)
第三节 民国时期的研究	(332)
第四节 建国以来的研究	(345)
附:王渔洋著述整理与研究综录	(358)
第八章 遗迹 遗存	(392)
第一节 遗迹与遗址	(392)
第二节 遗物与遗存	(401)
第三节 纪念物	(419)
编后记	(430)

序

王士禛是一位永远值得桓台人民骄傲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以卓越的才华、典雅丰硕的诗文著述、清廉爱民的优秀品质，深得一代名君康熙帝的器重。他好学嗜诗，论诗倡“神韵说”，是清代历史上著名的诗人、诗词理论家和文坛领袖，对清初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文政兼从，著述极丰，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王士禛资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于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和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标示旨趣，自号“渔洋山人”。他主持风雅数十年，以其人品、文学成就获得了很高声誉，世人翕然从风，争相品评。多年来，桓台县一直十分重视对王渔洋学术文化的研究宣传开发工作，重修了“四世宫保”砖坊，整修了王渔洋故居，修建了王士禛纪念馆、桓台博物馆，征集了王士禛及王氏家族的大量文物遗存，加以保护和陈列，开展了一系列王渔洋文化纪念活动，培养扶持了一批王渔洋学术研究骨干，先后组织召开了全市、全省、全国和国际王渔洋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乙酉春，县委宣传部筹建了王渔洋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与国内大专院校专家学者联合编撰《王士禛志》，经编撰人员的不懈努力，几易其稿，终成卷帙。行将付梓之际，浏览巨著，爱不释手。略书数语，以纪盛事。

是为序。

中共桓台县委书记



乙酉序于漪水之畔

概 述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中年又自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今淄博桓台县)人。逝世后十年,雍正继康熙帝位,“禛”字犯御讳,改称士正;乾隆间,又以“正”字与原名音不相合,诏改士禛,通行数百年。现应复其本字。

王士禛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主要活动在康熙一朝。他一生居官四十余年,位列台阁,以刑部尚书致仕,虽然不无可以称述的宦绩,却是以诗论、诗作而享盛名。他标举神韵,诗作清新俊逸,朝野风雅名士众口交誉,尊为诗坛泰斗,后进之士多人其门,私淑执弟子礼者几遍天下。乾隆间大诗人大都承认王士禛在康熙诗坛的崇高地位、声望。沈德潜别裁清诗,称“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进,声望之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实过黄初,终其身无异辞”(《清诗别裁集》卷四诗人小传)。赵翼论康熙朝诗人,亦云:“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瓯北诗话》卷十)

—

新城王氏在明代后期为山左一大望族。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嘉靖朝官至贵州按察使参议,歿于官,谥忠勤。曾祖王之垣,万历朝累官户部右侍郎。伯祖王象乾,万历间由蓟辽总督进兵部尚书,歿赠少师兼太子太师,并及以上三代。故董其昌题其家坊曰“四世官保”。嫡祖王象晋,崇祯朝累官浙江右布政使。其祖、父辈以科甲入仕者,还有王象坤、王象春、王象复、王与胤等多人。这样一个家族,可谓世代簪缨,势凌东省。

新城王氏多能诗。王士禛的祖、父辈,多有诗集传世,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其从叔祖王象春。王象春字季木,万历进士,官至南吏部考功郎中,其于诗法,师宗李梦阳,时人目之济南继李攀龙之后的又一名家。钱谦益与之有

“同年同志之谊”，曾抵掌辩论，评之曰：“季木尤以诗自负，才气奔逸，时有齐气”（《列朝诗集》丁集下王象春小传）。故康熙间人序王士禛诗，称其“家学门风，渊源有自”。

明清易代之际，也就是王士禛出生前后的十数年间，新城王氏发生了三次劫难。一次是明崇祯四年（1631年），登州游击孔有德率兵增援辽东，所过劫掠地方，侵犯到王氏在德州吴桥的庄园，王氏恃势申请山东巡抚，必须惩治首乱者，激起兵变，还军陷新城，杀死谢职居家的保定同知王象复等数人。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分道入关，一路自京畿长驱山东，于济南大肆屠杀，又陷新城，王氏自王象益以下三十余人死难。王士禛《五节烈家传》记是难中其从伯母、从嫂殉节事，言及其母亦曾自缢而未死。一次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旋清兵入关，定鼎北京。王士禛伯父监察御史王与胤闻讯出奔，投海未死，还家后与其妻子氏、子士和，一同自缢殉节。经过这样几次劫难，新城王氏也就随着明王朝的灭亡而大伤元气，声势也岌岌乎殆哉。后来，已达髦耄之年的钱谦益致书在扬州做推官并已显露其诗才的王士禛云：“私心庆幸，以为大槐之后，复产异人，王氏门第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禽息之精阴，庆在季木可知也。”（《古夫于亭杂录》卷三“钱吴书四通”）所谓“大槐之后”、“灰沉烟烬”，就是兼指国变和王氏之大变故。

二

王士禛的幼年是在明清易代的社会大动乱中度过的，家族遭受劫难，众多长辈被杀或自殉的血泪事实，在他童稚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清王朝确立，社会日趋安定，作为世代官宦人家尚未取得功名的子弟，还是要读书仕进的，“以祖、父督课，从事科举”。而前辈们守节不仕的情操和以吟咏为能事的家风，使王士禛兄弟们对诗尤有兴趣，吟诗和研讨诗艺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以至他们“同上公车，每停驂辍轭，辄相倡和，书之旗亭驿壁”。正由于此，王士禛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会试中式，却不与殿试，归里“专攻诗，聚

汉魏、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他后来经常自谓“宦情淡薄”，并非欺人之语。他虽然不弃绝仕途功名，一生居官四十余年，但却别有追求，更看重的是被视为千秋大业的文学。

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禛殿试二甲进士，依那年的新规，在京观政二年，谒选得扬州府推官。推官是理刑谳狱的官员。扬州处在长江和运河交汇处，为南北水道枢纽，漕运重镇，素称繁剧。历年积欠“钦赃”数目甚大。前任官严刑追缴，囹圄为满。他到任之日，又值海上郑成功、张煌言溯江反攻，陷仪真、金坛，旋败退之后，清廷谓响应者为“通贼”，大肆拘捕，“朝命大臣谳其狱，辞所连及，系者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及称指，皆坐故纵抵罪”。这对一位初步官场而性耽风雅的文士来说，是颇难以应付的。王士禛却从容自如地处理得非常得体：对积欠钱粮的绅、商，广为募捐代输，使许多人得以开释；谳“通海”一案，“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讦者”，曲意回护了许多绅民，又抑制了诬告陷害之风。（谳“钦赃”、“通海”两案事，均见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前者系于康熙年，后者系于顺治十八年。王揆、宋莘、孙星衍等所作王士禛碑传，皆称述之）据说，他审理案件时，“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醋指，称为神奇”（惠栋注补《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康熙五年项下引冒襄序考绩中语）。

王士禛在扬州并没有完全投入簿诉堂谳之中，依然不废登临吟咏，葆有诗人的一片天地。无论是奉调金陵谳狱，去松江谒直，还是行部州县，没有放过大江南北的一处风景名胜。如初赴金陵，“渡江，日已曛黑，乃束炬登燕子矶，题诗石壁”。再至金陵谳“通海”狱，仍于案牍之余，遍游远近郊灵谷、瓦棺、高座诸寺，探幽访古，记之以文，咏之以诗。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有事松江，更是一路尽其游兴，过无锡登惠山，泛舟太湖口，入邓尉探梅，舟泊苏州枫桥，冒雨秉烛夜上寒山寺，归经梁溪，看尽吴中山水名胜。他还广泛结交风雅文士，相互倡酬，于公事之余暇，同游蜀冈，载酒平山堂，泛舟

红桥,为诗文之会。吴伟业称他“日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卷四:“吴梅村伟业师谓予在广陵,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以拟之刘穆之。予岂敢望古人,若山水之癖,则庶几近之耳”)。他还礼重前朝耆旧,与邵潜夫、陈其年修禊如皋冒襄之水绘园,为之排纷解难。他官扬州五年,兴会无穷,赋诗上千首,以其冲淡清远,韵味胜人,而赢得前辈名公的青目。钱谦益至以“与君代兴”之语相许,可说是已蔚然成一大家,奠定了主盟诗坛的地位。

康熙三年(1664年),王士禛获督、抚的推荐,内迁礼部主事。此后四十余年的居官生涯,除了康熙九年(1670年)以仪制司员外郎榷清江浦关任上,遇到一次“以事罢归京师”的小波折,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特别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官户部郎中,被朝臣推许为“各衙门官读书博学善诗者”之“最”,召对懋勤殿,特旨授翰林院侍讲,旋转侍读,更受到皇帝的赏识。再加上他心地平和,办事谨慎,为国子监祭酒,选拔皆名士;官户部督理钱粮,廉洁自励,“虽日在钱谷簿书中,不啻空山雨雪,烧品字柴,说无生话时”(《答唐济武检讨》,《蚕尾续文集》卷三);任督捕,掌刑事,务在宽简矜慎;总领宪台,不立门户,不轻弹劾。因此,他也就避开了朝廷中派系之争,上下关系相处得非常和谐,所以名位日进,官至刑部尚书,位列九卿。直到年逾七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方才以细故罢官。

王士禛长期为朝官,虽称尽职,有时也“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但却“无改名士风流”,亦如在扬州为推官时,常与同人、部属、流寓京中的名士,结社倡酬,往来谈艺,时而集众多诗友为诗酒之会,其中有达官如李天馥、梁清标、陈廷敬,文名卓著的如朱彝尊、施闰章、宋琬,未入仕的及门弟子吴雯、洪昇等。他先后奉使入蜀典四川乡试、入粤祭告南海、去秦蜀祭告西岳西镇江渚,更是他饱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之良机,如其自述:“所阅历之地,如燕、赵、吴、楚、晋、秦、蜀、粤,乃名山大川,奇峰秀壑,至无不游,游必抉剔幽奥,以五、七字写之。”还作成《蜀道驿程记》、《粤行志》、《陇蜀馀闻》等。他原嗜书,为朝官更广泛博览,读书有题识评跋者多达560余种。曾白云:“退食之暇,浏览诸史、《庄》、《列》,下逮说部、山经海志之书,有当于心,辄掌录之,

单词片语，期在隽永。”（《古欢录自序》，《蚕尾续文集》卷三）先后撰成《池北偶谈》、《居易录》等书。他致仕居家数年，也还是不废吟诗，研讨诗道，从事著述。

综观王渔洋一生，他不放弃仕途功名，居官廉能尽职，位及台阁，却又执著为诗，几乎成其生命之第一要义，而且勤于著书，著作等身。这虽是中国古代入仕文人较为普遍的事情，而在王渔洋却有其个人的缘由。作为前朝世家子弟，他是带着传统的家教家学和家族创伤的苦痛进入清王朝的。明清两朝的兴替，没有成为他科举入仕的栅栏，却也不免有着一定的心理障碍，他自号阮亭就隐含着不弃“禄仕”，却要不失高尚情志的意愿，要实现“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的理想。这虽然是难以和谐兼得的事情，他却做得相当完美，相得益彰，少有人所能及的。心地平和，勤于政事，使他初仕扬州便获得循良的名声，成为内调京官的条件；他也正是以博学善诗而受到皇帝的眷顾成为亲近之臣，终于跻身九卿之列。而由部曹转翰林，一度为国子监祭酒，注籍及门弟子众多，再加上位望日高，才有更多的仰慕而私淑者，呈现出“天下翕然宗之”的局面。他论诗标举神韵，诗作境界甚高，事实上也确称得上上一代诗坛泰斗，而莅官政绩是远不足以与之相匹敌的。乾隆间追谥为“文简”，是非常允当的。

三

王士禛一生著述等身，而就成就、贡献和影响而言，最大者究竟在诗学方面：一是独标神韵，将神韵视为诗之最佳境界；二是作有大量诗篇，其中不乏境界高超、脍炙人口、足为一时诗界之典范而影响深远的篇什；三是评品古今诗人，发明其长短，推举出一些位望不显而不为诗界注目的诗人。

王士禛之标举神韵，虽然有着中国诗学的历史渊源，却又是出自他学诗、作诗的实际感悟。他曾自述七八岁人家学，“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篇，便觉怅触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池北偶谈》卷十六）。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后来才逐渐意识其“所以然”。在他官扬州之初，第一次

用“神韵”二字表述之，题名其选编的唐人律绝诗为《神韵集》，自序云：“家世习三百之言，束发以来，不欲循塾师章句，辄思其正变，通其比兴，思其悲愉哀乐之旨，以求夫一唱三叹之遗音。四氏诗笺，又最嗜韩婴之书，为其象外环中，淡然而合，有当于触类引申之义。十年以来，旁及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四唐，亦惟持斯义以进退之。”（《丙申诗旧序》，《蚕尾续文集》卷三）可见他是从古诗特别是唐人诗体悟出诗之为诗的特性，诗虽然本乎性情，触物兴怀，却要假诸比兴，触类引申，意在象外，具有含蓄蕴藉、一唱三叹之韵致。后来，他更借唐人王维、韦应物、孟浩然、柳宗元诸家诗，重申严羽论诗的话语，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唐贤三昧集序》，《渔洋文》卷一）。又比喻为如佛家之“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画溪西堂诗序》，《蚕尾续文集》卷二）。这就将诗的审美特征推演到无限空灵超脱，乃至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地。

王士禛标举神韵还有着他诗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促成因素。在他明白拈出“神韵”二字的前三年，当时还未成进士，在济南大明湖与诸名士赋《秋柳四首》，诗是融合秋柳凋残的自然意象和历史兴衰的人事意象，传达出一种空阔朦胧、好景不再的伤感情绪，引起广泛共鸣和称赏，迅速传扬开去，一时大江南北和者“数百人”，其中有徐夜、顾炎武、冒襄等许多前朝遗民诗人。这种巨大的反响，是由于诗中的秋柳意象寓有社会凋残的象征之意，伤逝之感适应了或者说实际上就是诗化了明清易代之后郁结于人们心灵中的兴亡之感、亡国之悲，自能触动人们，特别是那些遗老们的神经；也由于是诗化的表述，无限空灵，超脱实事，可意会而不能坐实，所以有百数十家纷纷应和，藉以抒发心内的悲哀。《秋柳》诗的巨大成功无疑增强了他对诗之为诗的审美特征的体悟，从而拈出了“神韵”二字以表述之。

王士禛标举神韵，没有对“神韵”的内涵作出理念性的解说、界定，形成一种理论体系，往往是假选诗、评诗，借用唐司空图、宋严羽诸人的话语，片言只语以见义，带有朦胧、含混、让人费心揣摩的地方。就这一点说，他的诗